

# 陈染

【私小说】

著

# 私人生活



陕西旅游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陈  
染

著

【私小说·】

私人生活

陕西旅游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 私人生活

陈 染/著

经济日报  
陕西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人生活/陈染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0127—658—2

I. 私…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339 号

**私人生活**

---

**作 者:** 陈 染

**责任编辑:** 田 驰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  
陕西旅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100052)

**总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空军西安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

ISBN7—80127—658—2/I·56 定价: 20.00 元



陈 染 近 照

陈染

## 内容简介

《私人生活》是一部描写现代大都市女性生命轨迹的严肃的先锋小说，它以主人公自身的女性经验和隐秘的内心生活为视角，讲述了一个女孩儿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经历和体验。女主人公在一特殊的生活背景中长大，叙述了在学生时代她是个孤寂的不能融入集体的“陌生人”，长大后她和一位成年男子既对抗又吸引的“性”的紧张关系，以及她和女邻居禾寡妇之间温情而暧昧不清的奇特关系。后来她终于与一位英俊年轻的男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可是突然而降的生活风波和事故，使她几乎是同时失去了母亲、神秘的女邻和她的恋人。在悲痛中，她成了“幽闭症患者”。她努力战胜自己，在满目疮痍的精神创伤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陈染在这部小说中与以往不同地大大强调了故事性和哲理思辨性，把大量飘忽不定的内心独白、记忆片段和时空交替的遐想折叠到叙事中，使小说在复杂、性感而危险的奇观中闪烁穿行，从一个侧面探索了70年代到90年代女性生命意识深层的那些潜在而微妙的演变，并折射出隐匿在这后边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使小说拓展到一个宽泛的女性“自我”。陈染所倾心讲述的奇崛隐秘的后现代女性故事，在90年代中国文学中，将构成别一种奇特而具有挑战意味的文化景观。

---

# 目 录

## 陌生的陈染（代序）

..... 王 蒙（1）

## 零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6）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  
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

## 一 黑雨中的脚尖舞 .....（14）

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她的眼睛闪着光，那将是我的道路。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

## 二 一只眼睛的奶奶 .....（22）

我们对父亲们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

## 三 我是带菌者 .....（34）

“情愿通过一个钥匙孔，不愿通过打开着的门。”

## 四 剪刀和引力 .....（41）

那只剪刀是一只鸟，蓄谋已久地盘踞在梳妆台上，仿佛栖息在木兰树顶。它设计了自己的动作和姿态，然后飞入我的脑中，借我的手完成了它的预想。

### 五 禾寡妇以及更衣室的感觉 …………… (49)

这个女人是一座迷宫，一个岩洞的形状，我掉进了这个轮廓里。我们身边狭窄的空间布满了黑暗，像被蒙在被单里面，我们互相看不清，脸孔模糊，四周的洞壁发出嘘嘘的回音，以至于我们不敢大声交谈。我们的脚尖下面就是望不到底的深渊，我们寸步难行，无法前行又无法退缩，虚无在我们的身边蔓延。前方的危险，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脱下衣服，丢掉身上的重负，同黑暗挤在一起，我们为彼此能碰到的感觉所压倒，我们被推到了存在的边缘。

她的年龄站立在我的前面，但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她是我身后的影子。

她说，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

### 六 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 …………… (65)

时间是一个画家，我是一张拓片图画，是山峦的形状，岩洞的轮廓。在我来到人世之前，这幅图画已经被画出。我沿着这条时间的水渠慢慢行走，发现了我与这幅图画的关系，我看见了这幅拓画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全部女人的生活都绘在这里。



**七 伊 秋** ..... (76)

她的父亲把她生在“动物园”里。她惊人的适应力使她在“笼子”里身体发达，体验着游猎和被捕获的愉快。她在栏杆前，一只手支撑着臀部，另一只手捂住嘴。她把声音淹没在自己的肉体里。

**八 里 屋** ..... (88)

里屋，对于女人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另外一个名字。它似乎是一道与生俱来的伤口，不允许别人触摸，它埋伏在浓郁的阴影里，光线昏暗如同子宫里面的颜色，让男人怦然心动，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使它逐渐接受“进入”的过程，直到寻求“进入”。在这种寻求中，一个女孩儿变成妇人。

**九 一只棺材在寻找一个人** ..... (98)

我们从死者睁开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躯体的结束，而她的灵性并没有消失。当来自冥府的气息在一瞬间忽然覆盖了她的躯体，这个“破裂”的人才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真实地、强烈地“活过”，如此地明白这个世界。

**十 床，男人与女人的舞台** ..... (107)**十一 西西弗斯的新神话** ..... (117)**十二 床的尖叫** ..... (127)

据说，人们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错觉，产生声音的东西和听到声音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

联系。如果没有心灵，没有幻想的欲望，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耳朵都是一片空白。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皮肤在尖叫，那声音返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在我们的内部消失。

**十三 阴阳洞**..... (140)

他让以往的事物在她的身上迅速死亡。他的姿势是一道闪电，使她吃惊，使她疼痛，使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缓慢的纠缠是他的敌人，加速度的摩擦力是他的朋友。他征服了时间，他冲进了她身体内部的虚无之中，打断了她的模糊的沉睡，他把它丢进她生命的沟底.....

摩擦使他看见了太阳的光，摩擦却使她闻到了死亡的气味。

**十四 一个人的死是对另一个人的惩罚**  
..... (153)

冤魂最终会到达鬼的身边，有时候它变成云从那边飘来，变作雨来到人间。死者以它的特殊形式继续与活着的敌人战斗。

**十五 永远的日子**..... (169)

他以他的眉毛和手指袭击了我，他是我用幻想砌成的房子。

**十六 跳来跳去的苹果**..... (186)

**十七 火红的死神之舞**..... (202)

我将在天堂与你同榻。死人更懂得死人。

**十八 偶然一弹**..... (218)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用沉默来避开我们的过去。

**十九 零女士的诞生**..... (236)

“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社会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

**二十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250)

我需要安静，直到第二次死亡。

**二一 孤独的人是无耻的**..... (263)

生命像草，需要潮湿，使细胞充满水，所以只能在污泥之中。

**附录：另一扇开启的门**

..... 陈 染 萧 钢 (279)

**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跋）**

..... 戴锦华 (314)

## 陌生的陈染（代序）

王 蒙

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

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雄辩的，常有理的王某，在你的小说面前，被打发到哪里去了？

单是她的小说的题目就够让人琢磨一阵子的。《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这一批题名使你悸然心动：她的笔下显然有另一个世界，然而不是在中国大行其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寻根”，也不是“后现代”或者“新”什么什么。因为她的作品，那是“潜性”的，是要靠“另一只耳朵”来谛听的“敲击”，是“巫”与“梦”的领地，是

“走不出来”的时间段，是亦墙亦门的无墙无门的吊诡。而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那另一只耳朵，没有梦，逃避巫，只知道墙就是墙，门就是门，再说，显性的麻烦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又哪儿来的潜性的触觉？

是的，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唧，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而又不事铺张，她有自己独特的感觉和制动操纵装置，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她同时女性得坦诚得让你心跳。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方式。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

……看着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悖的方向飘然而去。……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上衣在奔跑……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掬撑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鄂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潜性逸事》）

我坚信，梵高的那只独自活着的谛听世界的耳朵正在尾随于我，攥在我的手中。他的另一只耳朵肯定也在追求这只活着的耳朵。我只愿意把我和我手中的这只耳朵葬在这个亲爱的兄弟般的与我骨肉相关、唇齿相依的花园里……我愿意永远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在她的记忆中，她的家回廊长长阔阔，玫瑰色的灯光从一个隐蔽凹陷处幽暗地传递过来，如一束灿然的女人目光。她滑着雪，走过一片记忆的青草地，前面却是另一片青草地……她不识路……四顾茫然，惊恐无措。（《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凡墙都是门》）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还有她的小说人物的姓名，黛二，伊堕人，水水，雨若，缪一，墨非……这都是一些什么名字呀？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理论的精髓在于给宇宙万物命名。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独特的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她没有脱离凡俗（这从她的许多冷幽默和俏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之中。）却又特立独行，说起话来针针见血，挺狠，满不论（读吝）。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

风唤雨，洒豆成兵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着对于爱情（并非限于男女之间）的渴望，有着对于爱情的怀疑；有着对于女性的软弱和被动的嗟叹，又有对于男人的自命不凡与装腔作势的嘲笑；有对于中国对于P城的气氛的点染，有对于澳洲对于英国的异域感受；有母亲与女儿的纠缠——这种纠缠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又有精神的落差带来的各种悲喜剧。她嘲弄却不流于放肆，自怜却不流于自恋，深沉却不流于做作，尖刻却不流于毒火攻心。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但她远远不是那样性急地自我膨胀和用贬低庸众的办法来拔份儿，她决不怕人家看不出她的了不起，她并不为自己的扩张和大获全胜而辛辛苦苦。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广阔，然而确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与苦恼的说大就大说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罢了。这样她的清高就更具自然和自由本色，更不需要做出什么式样来。

她其实也挺厉害，一点也不在乎病态和异态，甚至用审美的方式渲染之。她一会儿写死一会儿写精神病一会儿写准同性恋之类的。她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极大癖好，有一种对于独特的与异态事物的兴趣。她的作品里闺房的、病房的、太平间的气味兼而有之，老辣的、青春的与顽童的手段兼而有之。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处，她的笔触对于某些可笑可鄙的事情轻轻一击，然后她做一个小小的鬼脸，然后她莞尔一笑，或者一叹气一生病一呻吟一打岔。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

恶作剧吧？然后成就了一种轻松的傲骨，根本不用吆喝。

我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反正我读很多同代青年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的时候一会儿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会儿想起昆德拉，一会儿想起卡夫卡，一会儿想起艾特马托夫，最近还动辄想起张爱玲……而陈染的作品，硬是让我谁也想不起来。于是内心恐惧而且胆小怕事的我不安地惊呼起来：

“陈染，真有你的！”

然后我擦擦眼镜，赶掉梦魇，俨然以长者的规定角色向微笑着走来的陈染说：

“祝贺你，你也许会写得更好。”

1996年初



## 零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  
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

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时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流逝，但我无法阻挡它。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我曾经用一堵围墙、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但都无济于事，除了死亡——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没有其他方式。

几年前，我的母亲用她的死亡，拒绝了时间的流逝。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嚎叫，那声音如